

“增”字号韩氏家族盛衰史

郭 闻 奇

章 目

第一章	墓志铭引出旧话 赴京哈专访遗老	1
第二章	渡渤海徒奉吉粗立门楣 请大户开小醕出帖垦荒	7
第三章	争荒地告通匪桂章蒙冤 手足情祸变福巧遇将军	10
第四章	龙票价难坏众财主 幸运儿偏遇幸运事	15
第五章	卖荒地买议员一幅发迹 为积善济穷人万富不淫	18
第六章	修庙宇劝人善道 建学堂育才为民	26
第七章	树大招风官兵频来往 交谊不周土匪常为患	28
第八章	吸鸦片嫖娼妓子女败业 费心机挽危局二爷毙命	30
第九章	生为死表功扬善 出礼殡大显财威	35
第十章	增盛永任挥霍日暮途穷 韩少洲起歹意柴堆一炬	37
第十一章	韩瀛洲运筹谋划 南政府欺行霸市	39

43	“增盛谦”工人罢工	第十二章	多余的话
45	闹海青开仓济贫	第十三章	
47	韩树清拒当汉奸	第十四章	
49	韩树茂回乡抗日	第十五章	
55	在苏联得友人相助	第十六章	
59	返中国蒙冤屈被囚	第十七章	
61	怀义愤组织义勇军		
	雪国耻误陷匪巢穴		
	疲奔命理想难实现		
	苦追求希望成泡影		
	土地改革风云骤起		
	衰败之家重获生机		

第一章 墓志铭引出旧话

赴京、哈专访遗老

在距扶余县增盛乡乡政府东北二里许的地方，有一块占地约半亩的青石牌坊的墓地，四周被葱葱郁郁的白杨树林环抱，南北两边隆起，中间略有凹陷，系一荒冢。这就是有名的大地主韩殿墀家的墓地。

一九六四年春末夏初，笔者秉承县委宣传部旨意，来此乡撰写韩氏家族发家史。当时，韩氏族人皆无踪迹可寻。据见证人讲，土改时，墓中许多金银财宝全部被掘殆尽。那时，只有南部进口处，尚残存两根原是架牌坊的石桩子，乱草丛中躺卧着几个石猴、石羊之类，虽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仍可以从那断石残桩中，想起它那昔日的壮观情景。当时笔者从草丛深掩处，又发现了两块长两米、宽约九十多公分的墓碑，上面的碑文颇引兴致。但字迹已模糊不清。于是，便取来清水刷洗一番，复涂以墨汁，方显真迹，经拓字可辨别如下：

韩氏墓志铭

(之一)

公，讳字惠铭。先世山东福山人也。后徙奉，旋又徙吉。公乃于斯（1）邑（2）奠厥（3）居焉。当公之初至也，率其一弟创立室家，垦辟荒田，不知几经艰苦，而始门楣粗立。公一生俭朴，性仁恕，家虽有不丰，有乞求者，或粮、或米，随时应酬，皆不使其空回。久之，乞求者众，家

人厌其烦，公则嘱。公俟暗陬晋（4）家人以与之，其乐善好施，不如此，则此心终不快。居恒与乡人接遇，有志成者，则作竟日谈，蔼然可亲。及一日，遇邻里有纷争者，则又不憚（5）开诚布公，谆谆善道，力为排解。其尤是钦佩者。外祖申氏，徙居还邑，遗坟墓于此。公岁时致祭，历久不衰，此岂要誉乡党哉？天性使然也。公亢（6）配姜氏，有子三人；长讳学文，字修德，颖悟过人，早岁家寒失学，壮而追悔，即令子侄就学。复自刻苦于传记、医、相诸书，不惟过目成诵，且能了悟。为人料事，其后如响，慷慨尚气节，与先君为莫逆交。当先君辞世时，予方幼稚，托公以后事。公慨然担任，始而营突，继而恤孤。生前一诺，死后不负，斯品斯谊，即求诸古哲，亦往往难之。次讳学武，字宗镐，粗识文字，善理家，人生业年及壮，耕读而外，兼谋商贾，以为父兄佐逮。晚年家道鼎盛，子孙繁衍，尤能保泰持盈，使一门和睦亲疏，得所其盎局，为何如？三子讳学魁，字伦元，则出继于其弟。公长子修德，配李氏，生一子名桂章。次子京镐配张氏，生二子，次子早亡。长桂章，类能大展鸿图，丕（7）振箕裘（8），乃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韩氏之子孙，其食报于类十年。后者，识者，盖于其祖德卜之矣。

人力云乎哉！今其子若孙建碑，渭春因感先公之德，谨撰文与其上，殆亦欲其祖德，永垂不朽云尔。铭曰。

德在晋绅（9），众口交扬。在士庶孰，为其表彰。惟公之德，冠于一乡。

忠信笃敬，行表信仿。生前诸美，死后流芳。丰碑峨峨，地久天长。

中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七月二十八日

暮晚生姜渭春	拜撰
世晚生张成玉	谨书
奉祀 韩桂章	敬立
石工 夏西河	刻

韩氏墓志铭

(之二)

久持家政，而自己毫无私蓄，又且公众为怀，视侄尤子，衣服饮食，始终无稍异，故诸孤之依膝下者，几不知有失怙恃之戚（10）。盖以抚育过于所生也。一生自奉俭约，永尝，稍事后糜，诸孙妇足省之余，必谆谆以妇道相勸（11），嘱谨慎节用，和睦敦笃（12），为持盈（13）讨罔不貳（14），化所巡其诸侄之在别墅者，戚（查无此字、或许泯灭后之笔误）时归省，夫人躬亲抚摩，凡饥渴寒暄，疾病痾疗，详悉询问，怜惜一如儿时。谓非德由性成，始终不渝，可乎？叹噫！姜太君之仪型（15）有关，于先待两夫人思齐思媚者（16），又能善嗣其徽音（17）。予以知韩氏之兴，固由于祖德宗功，而非赞内治者，代有贤助，为可臻此用勤，诸后以为真穉（18）法铭曰。

书翁贤助，系出望姜。婉蓉淑德，性质温良。来嫔于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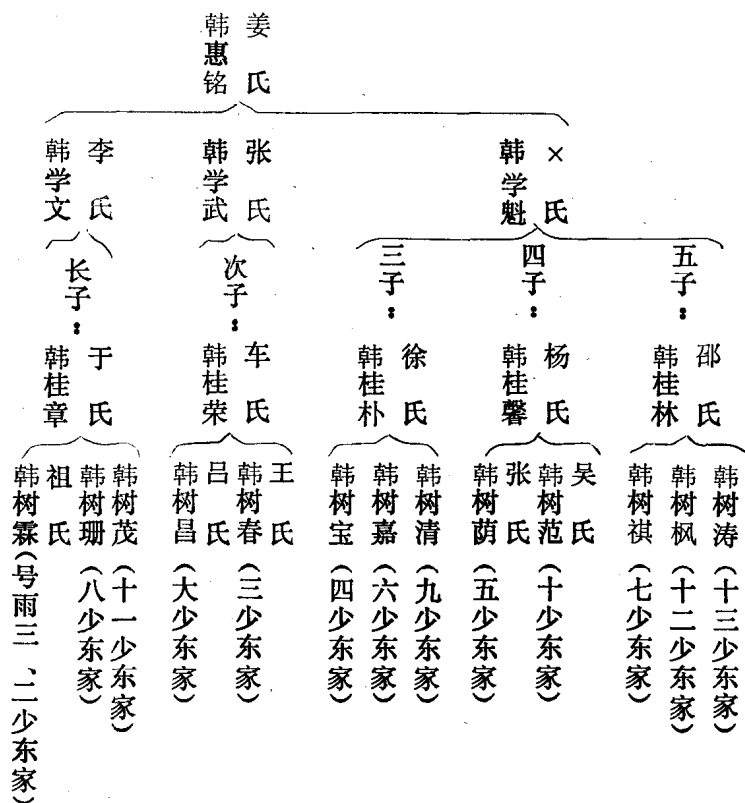
两产显扬，妇氏伯仲，曰李曰张。兑谐以孝，继美流芳。妯娌和睦，爱敬一堂。伯嫂娣姒，为世表章，持家有法。教子有方。徽音垂远，嗣后永昌。碑铭合传，代代荣光。中华民国十年岁次……（模糊不清）

玄孙 韩树霖
玄继妇 祖氏
玄孙 韩树珊

玄孙 韩树茂
 玄孙 韩树昌
 玄继妇 吕氏
 玄孙 韩树春
 玄继妇 王氏

同立

韩氏家谱



这就是名冠东北，号称吉林省的第二号大财主韩桂章（字殿墀，号路芳）家族的祖坟和族谱。

据当时见证人讲，韩桂章叔父母殡葬时，光“扎彩”就扎了好长时间，大凡人间所有，墓地一概俱全。出殡那天，前边有纸人“八仙上寿”引路，两个喷钱兽（类似耍的狮子）从咀里往外吐钱，可以尽路人拾拣。诵经文、焚椒兰，七天七夜不断香火。每天杀八口猪、十只羊，做两石大米的饭，意欲为死者买柴。同时，又从外地运来石方，刻石桌、石凳、各种家畜、家禽、立牌坊、镏碑文……。安葬时死者口衔金镢子、足蹬金元宝、头插金簪子，又雇两个看坟人和养四、五条壮狗来护坟。

但在土改前夕，如此鼎盛家族，何以会淫侈之俗日日以长，遂趋衰败，而尽皆萧索了呢？

笔者寻踪觅迹，欲求得个来龙去脉，将其兴衰际遇一一披露于世，便走访了韩氏家族之远戚、总管、掌柜、伙计、长工、短工、厨师、炮勇等一千人，不下百余人次，始成此《‘增’字号韩氏家族盛衰史》一文。不过，此兴衰际遇，绝非酒后谈资，聊以消遣之物。它将用事实以醒世人。然而，在那一切都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年月里，笔者也难免不秉承旨意，谋虚逐妄，穿凿附会一番。

值得庆幸的是，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后，欣逢县政协发掘文史资料，《‘增’字号韩氏家族盛衰史》复得以重视。为还其历史真面目，县政协领导派于金廷同志协助笔者，寻到了韩氏家族遗老，并偕同笔者共赴京都、哈市等地核实史料。

当我们见到当年的少十一东家韩树茂先生时，他已值垂暮之年，但记忆犹健，谈吐甚畅。听说我们是扶余县来的，他便露出盎然意兴，问道：“听说家乡变成大油田啦？”我

说：“（因我在油田工作）不算大，在全国排行老九。不过，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他又问：“是不是还在烧原油啊？”

我说：“还有少部分。现在正在逐步改烧液化气。”

他表现出十分惋惜的神情，说：“烧原油太浪费啦！”……

我们当他说出来意后，他开始表现得窘然，略一思忖，便说：

“我家族虽然在东北是比较出名的大地主，但却是逃荒、开荒、卖荒而成为暴发户的。不过，祖宗创业，后人竟一代不如一代地败化，家业从此便衰落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时解放了我的家乡，恐怕现存的后代，也都让鸦片、吗啡毒死了！”

我趁他谈兴伊始，便将韩氏墓志铭与宗谱出示于他。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读罢，方说：

“我在‘九·一八’事变前，便离家到吉林读书去了，所以，后来有关家族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尽我知道的，我会向你们一一介绍”。

于是，他便从祖辈逃荒、开荒、卖荒、开烧锅、做买卖等等，一一详尽地谈了起来。最后，又对原稿谬误之处，做了一一修正，并做了极其重要的弥补。

我们共谈了两天，可谓收获颇大，不虚此行。临别时，他热情地将我们送出，站在小胡同口，久久地握着我的手，诚挚地表示：余年可数，一定争取再回家乡看看。然后，他又介绍我们到哈尔滨，找到了少十二东家韩树枫先生和少四东家韩树宝遗孀张佩卿，以及家族韩礼三等人，皆对文稿做了重要修补。

至此，这篇《‘增’字号韩氏家族盛衰史》便可以公诸于世了。

第二章 渡渤海徙奉吉粗立门楣

请大户开小圃出帖垦荒

韩惠铭者，山东福山人也。清咸丰年间，朝廷有人奏请慈禧太后，欲将山东百姓向东北松辽平原迁移。惠铭遂率其弟经烟台横渡渤海，来到东北奉天（现沈阳），旋又迁至吉林德惠郭家店，在此垦辟荒田。后来，韩惠铭与姜氏婚配，成家立业。所生三子：长子韩学文，配李氏；次子韩学武，配张氏；三子韩学魁，则过继给韩惠铭之弟。合家垦荒劳作，几经艰苦，方始门楣粗立。

韩惠铭深谙世事艰难，家产虽不丰裕，每遇乞求者，辄予赈济。久之，家中一干人众乃露愠色，并阻拦他这种施舍行为。可是，韩惠铭不仅没有停止施舍，反而对家人谆谆教诲，劝其善道。有时，偶遇乡邻发生齟齬，他还常常前往为其排解。因此，合乡皆称颂他乐善好施，开诚布公。

韩惠铭长子韩学文，早年因家贫，中途辍学，但自己坚持刻苦读医、相、传、史，倒也颇显才学，常告诫子侄以学为本。

次子韩学武，虽粗识文字，却颇善理家务。几年后，家业渐渐兴旺起来，又听说江北荒地甚广，无人垦植，便欲携家北迁。

同治年间（一说光绪年间），韩氏家族又为生活计，横渡松花江，迁到了今扶余县增盛（原西荒）。这里果然地广

人稀，是个发家致富的好所在，韩学武高兴异常，便决意在此落户。

起初，他们在这块荒地的东北角上打房框，连打三次，皆坍塌了。一个过路人说：“这儿哪是盖房子地方？埋坟还差不多。”韩学武一听，心里直犯寻思，绝计不在这盖房了（后来果用这块地做了坟茔）。就到老姜家西院定居下来，取名“韩家窝堡”。兄弟二人夜以继日地垦辟荒田。不久，韩学文喜得一子，更给韩氏门庭增添了许多欢乐和希望。按照当时风俗，若使孩子好养活，必须到街上认个干爹。

一天，韩学文妻李氏，抱着儿子站在当街，恰遇刘家曾祖路过，李氏见遇着姓“刘”的，高兴地叫住他，热情地上前施礼认了亲，取其“留住”的吉祥之意，乳名叫“留（刘）增”，意即“能留住，增加财富。”

自从韩家添了个“留增”，合家安居乐业的心情更加热烈。天伦之乐带来了发家致富的干劲。韩学武除帮父兄垦荒种地而外，又兼开一个杂货铺。当年，中东铁路尚未修建，粮食运不出去，朝廷主张就地解决，奖励开烧锅，四百垧烟火地不缴纳租税。韩学武见此可发大财，便去求助七井子仲连三（韩氏姑爷，人称仲二老爷），让他出面集股请大户，准备先开一个小醋。

仲连三为岳父请了十个大户，每户摊十石高粱。韩学武得了这笔资本后，便兴致勃勃地开起了小醋。那时，韩桂章（留增）还小，但长得十分结实、聪敏，叔父韩学武有意培养他成器，便十分钟爱他，将他的乳名演绎成“增盛永”为小醋的商号。

当韩桂章五岁时，其父母相继染上时疫而过世。韩学武夫妇见状也甚是悲痛，决计将韩桂章培养成人，以告慰兄嫂

在天之灵。但是，买卖并不见兴旺，过了一个阶段，眼见没钱还大户欠款，于是，他便往酒里兑水。冬天，顾主打酒出门不多时，就把瓶子冻两半了。因此，四方百姓嘲讽地将“增盛永”的“永”字上面的一点取掉，呼做“增盛水”了。

韩学武见状颇为恼火。后来，他听说酿酒必得好水质才成。便在院里打了一口井，果然水质好。据说掺鸽粪，酒味好，还能沾住酒花。这样一来“增盛永”的名誉又渐渐恢复了。

“增盛永”恢复了名誉之后，韩学武胆子壮了，又请大户出帖子。

这“帖子”是一个商号的专用钱票，可以用它到指定的商号去买东西，年底结算。过了两年，韩学武见这个办法恢复了“增盛永”的生机，便又抬高帖率，想大把捞钱。殊料，不久便被“万盛隆”（茶棚李二爷家开的铺子）的帖子给顶黄了。

再说，韩氏曾在东南垦辟荒田，被李二爷拦阻过，两姓发生过激烈地械斗，隔阂本来很深，这回，韩家出的帖子又被李家顶黄，矛盾益发深刻了。虽然如此，李二爷仍不善罢甘休，还想来个“落井下石”，置韩家于死地。

这李二爷本名唤做李铭，是当朝太监李莲英的本家。朝廷来人，都到李二爷家打下处，取名“茶棚”。谁人敢惹？

于是，李家向衙门告了韩家通匪，一场祸事自天而降。

第三章 争荒地告通匪桂章蒙冤 手足情祸变福巧遇将军

当年，新城府管辖大孤榆树（今榆树县），在那设一衙门。老李家告到榆树大衙，衙门六大人立即派差役到“增盛永”抓走了韩桂章，遂判成死罪。

韩氏家族摊上了这飞来的横祸，合族人丁无不惶惶然不可终日。

韩学武夫妻尤悲痛欲绝。妻张氏说：“大哥大嫂（韩桂章之父母）早已过世，只留下这一条根，倘要死了，岂不断了后吗？”

这韩桂章自幼跟随叔父、母长大，读过四书五经、传史演义，胸有鸿鹄之志，颇显理财治家之能。韩氏门庭将来光宗耀祖，非此人不能。如今李家串通官衙，欲置韩桂章于死地，这不如同摘去了韩学武的心肝吗？

韩学武早急得焦头烂额，六神无主，听妻子一说，频频嗟叹不止。

张氏最后一狠心，当丈夫讲：“再不，让咱桂荣去替他哥死吧！……”

韩学武不听则已，听罢心如刀绞。自己虽有二个儿子，长子自幼夭折，次子韩桂荣他怎能舍得呢？！但从整个家族未来着想，韩桂荣与韩桂章比，那可是有天壤之别啊！又念及兄嫂在世，从无半点差池，待人和睦，尤能继祖辈乐善好施，何以会摊上如此之祸事呢？如果桂章一死，怎对得起死

去的兄嫂呢？于是，便决定叫儿子韩桂荣去榆树大牢顶替韩桂章。

这韩桂荣听父母如此一说，犹如五雷轰顶，他嚎啕大哭起来。

韩学武夫妇二人见状也是手足无措。沉默了半晌，劝告儿子说：“韩氏门庭，将来没你哥哥，怕是没希望了呀！你看在祖宗面上，就去了吧。爹妈念你舍生求义，一定会多念几部经超度亡灵让你早日升天的……”

韩桂荣虽哭成个泪人儿，却深明大义服从父母之命。他想：大哥确实是个大有展宏图、擎大业的人，我去替他死，方可保全韩家未来的希望。于是，他一跺脚，说了声：“好吧！我去把大哥替回来！……爹、娘，儿在世没来得及孝顺你们，你们就不要再怪罪儿啦！……儿死后，只求把尸首埋在祖坟里，多添些土，焚些纸……”

当时，韩学武紧紧抱住儿子，痛哭不已，一宿未能成寐。

时值隆冬酷寒。翌日，韩桂荣洒泪痛别父母，上路迢迢而行，边走边哭，眼泪在胸前冻成了冰瘤子，两腮也都冻裂了。

待到了榆树大牢中，韩桂章一见兄弟来了，顿感惊诧，忙问：“兄弟，你来做什么？”

韩桂荣边哭边说：“大哥，我妈让我来替你去死……”

韩桂章不听则已，听罢心绪怎能平静？想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母抚养成人，并受教于彼，颇钦慕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辄以《满江红》、《正气歌》自励。此番因争垦荒田，不料蒙冤，越思越气，越气越恨。韩桂章见兄弟前来替死，不由得双双抱头痛哭，哭后又大骂起赃官贪脏枉法来。

哭骂声惊动了衙门六大人，忙问：“牢里谁在哭闹”？

狱卒回话：“是老韩家他婶子，派自己的亲儿子来替韩桂章去死。”

六大人一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世上还有替死这等奇事？好不怪哉！回家当寡母一说，那寡母听了顿觉此案有异。略一思忖，便对儿子说：

“儿啊，听说韩桂章五岁父母皆丧，由他叔父母抚养成人。这等行善积德人家，怎么能通匪呢？莫不是其中有蹊跷吧？咱要是把案子断屈了，可对不起老韩家呀！”

六大人听了，亦觉母言中肯，但因事先受贿，颇觉有苦难言；又因李家后台甚毒，谁人敢惹？思前想后，进退维谷，最后只好采取了往后拖的策略。

韩桂章送走了兄弟韩桂荣之后，昼夜坐卧不宁。他本是个有谋略、才学出众的人，此番身陷囹圄，自知是屈，料想李家定会施以毒手的，所以，戒备之心不可无。他思前想后，全神贯注，揣想道，他李家诬告通匪，空口无凭，只凭贿赂置我死地，断断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刑的，但暗中施以毒计，确是十分可能的！所以他平时对狱卒送来的饭菜十分注意，因精神高度集中，连做梦都有人提醒他不要輕易吃别人送来的饭，或是差样的东西。

一天，果然有人送来了饺子。韩桂章便提高了警惕，叫来狱卒：“求你快去叫一条狗来，让它尝尝”。

那狱卒说：“人家好心给你送来饺子，你何故非得喂狗呢”？

韩桂章说：“求求你啦！”

那狱卒心想，也罢，反正他是要死的人了，索性就听他这一回。于是，便去叫来一条狗。

那狗见了饺子哪有不吃之理？便一口吞了下去。未几，摇头摆尾晃晃身子便躺在墙根下，口吐白沫毙命了。

六大人闻讯后甚为惊异！后经调查，果是李家所施阴谋，不久，遂放了韩桂章。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韩桂章回家以后，合家自是一番高兴。可韩桂章却心事重重，总想出这口窝囊气，整天忧郁不已。一天，他妻子于氏上前劝道：

“男儿有志在四方，你为啥不到外边去闯闯呢？”

韩桂章觉得很对，便一气跑到七家子，找到了四老爷子（家族），求他想办法筹措盘缠。

四老爷子当时只有两锭银子，每锭五十二两，是准备买地用的。当韩桂章将蒙冤一事仔细说明后，不禁为之同情，当即慨然应允，道：

“行！头忙先顾头，我把这两锭银子先借给你去用。”

韩桂章拿起银元宝，欣喜若狂，急忙跪地给四老爷子磕了两个响头，便急如星火地奔向江北齐齐哈尔。

那时，正值清同治年间。齐齐哈尔仅是一个江家衙门小镇，名“卜奎”。韩桂章到了那儿，拣一个僻静小客店住下来。

这韩桂章是个大高个子，脑袋虽显小些，脸上有点浅白麻子，但机灵、果断，颇有韬略；人显得十分干练，可说有一肚子才学，无法施展。如此整日百无聊赖，似觉毕生一大憾事。于是，就在客店里给大伙讲三国、论豪杰。远近好趣者竟也聚集拢来不少。

光阴荏苒，一天早上，韩桂章正说得口味喷溅，眉飞色舞的兴奋之时，店里来了一个经商打扮的人，听韩桂章讲得文句顺畅，颇具条理，便趁机上前搭话，两个人言来语去，

说得甚是投机。临别时，竟有些依依不舍了。

傍晚，韩桂章因讲了一天书，略显劳顿，便依卧在炕上小憩。忽然门外进来一个差役模样的人找他，劈面就问：

“你是韩大先生吗？”

韩桂章忙起身上前应诺。那差役又说：

“我们将军请你到府上谈话。”

韩桂章闻听将军找他谈话，早吓得面如土色，心想，莫不是牢狱之事又反复了不成？想逃是来不及了，便硬着头皮跟着差役去了，心里很是不托底。他瞟了那差役一眼，只见他面目毫无厉色，口中呼“请”，心里也就有了几分坦然。于是，他稍稍料理一下，便随那差役奔将军府去了。

到了将军府上，韩桂章抬头一看，那将军不是别人，正是今早到客店里来与自己攀谈的“商人”！幸好言语无差池。他又上前几步细细端详一番，果然不错！原来那团狐疑早经遁灭了。

那将军姓程，名雪楼，人称“雪将军”，是黑龙江镇守使。雪将军见了韩桂章，携手同步入室，热烈攀谈起来。

雪将军说：“现在黑龙江很困难，兵饷无着落。劳贤弟光临，便是恳请献策。可否？”

当时，朝廷有一规定，满族人，每生下一个男孩，就得发给一份兵饷，意即这男孩就是将来朝廷的兵丁，由国家来抚养。

韩桂章听罢，初亦颇有受宠若惊之状，继而一想，别是他套拢我吧？还是慎重为好。于是，支吾了半天，却又无搪塞之言，乃露窘色。

雪将军见状，早猜中八九分，便爽快地直白：“贤弟休要顾虑，本人实乃肺腑之言，绝无造次。”